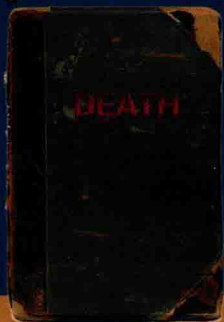


死亡 游戏

DEATH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系列六

这天，莎娃扫到了列车最后一节，她漫不经心地推开车厢门，眼睛一下子瞪大了，半秒钟之后，莎娃发出一声尖利的大叫，原来车厢里倒毙着一只沾满污血的白猫！

悬念推理系列

31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死亡 游戏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系列六

31 悬念推理系列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亡游戏 / 故事会编辑部编. — 上海 :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5.8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 悬念推理系列)

ISBN 978-7-5452-1667-7

I. ①死… II. ①故…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4016号

责任编辑: 周奥扬

装帧设计: 周艳梅

责任督印: 张 凯

书 名: 死亡游戏

著 者: 《故事会》编辑部编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出 品: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0020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www.storychina.cn)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8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1667-7/I·659

定 价: 15.00元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551)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

联系电话: 021-64338113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5376981

编者的话

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有讲故事的传统。五千年的文明绵延不断，五千年的故事口耳相传，故事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二、创刊于1963年的《故事会》杂志是一本以发表当代故事为主的通俗性文学读物。50年来，这本杂志得风气之先，发表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许多作品一经发表便不胫而走、踏石留印，故而又中国当代故事“简写本”之称。

三、50年来，这本杂志眼睛向下、情趣向上，传达的是中华民族最核心、最基本的价值观。

四、为了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阅读最大面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为纪念《故事会》杂志创刊50周年，故事会编辑部特组织出版《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丛书。

五、丛书共分六个板块：悬念推理系列、幽默讽刺系列、惊悚恐怖系列、言情伦理系列、古今传奇系列、社会写真系列。并按系列逐年推出若干部作品集。

六、古人云：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对于喜欢故事的读者来说，本丛书的创意编辑将带来超凡脱俗的阅读体验。

《故事会》编辑部

目录

Contents

危情·疑案

画案	2
决不放过你	9
案发现场	16
还你一条命	19
致命钻戒	24
危险的旅行	30
死亡通知书	34

神探·谜案

打虎奇案	54
将计就计	59
岳王庙疑案	65
鹦鹉谜案	70
保险柜里的蚊子	77
跟船主过招	84
离奇事件	90
带血的手	99

目录

Contents

三个警察	104
------------	-----

密谋·奇案

滴泪申冤	110
雌雄剑	115
祸起玉麒麟	122
飞来横财	130
看谁更像海明威	137
宿怨	143
费城有家五金店	149
死亡游戏	154
温柔的陷阱	159

铁证·悬案

玫瑰弯刀	181
明天有暴风雪	186
最后一瓶牛奶	192
计中计	198
是谁杀害了海伦	204
手脚不干净的人	209
神奇的嗅觉	213
酒后	221
死亡电波	228

宙。

危情·疑案

w e i q i n g y i a n

推理始于怀疑。怀疑事件背后另有种种隐情，怀疑人性深处仍有一片宇





画 案

清康熙年间，唐州考生郑泊村参加乡试，高中魁首。河南巡抚柳承训是当年的主考官，这天他传令把郑泊村请来抚院，要亲自召见。

没多久，郑泊村就被带到了抚院。柳巡抚仔细打量，见这书生虽然衣着破旧，但眉宇间却透露出勃勃英气。柳巡抚为官多年，阅人无数，认定郑泊村必是一块璞玉，遂请他落座，让了茶，与他攀谈起来。

郑泊村果然是少年英才、满腹锦绣，只是当被问到家境状况时，他却神色黯然，久久无语。原来，郑家穷困，全靠父亲做些小买卖维持生计，好在兄弟二人争气，早早考中秀才，成了县学的生员。无奈天不作美，父亲在前年突然暴病身亡，全家立刻陷入困境，哥哥郑伯乡只好放弃学业，供弟弟一人读书。此番他虽说在乡试中夺魁，但来年是否有

钱赴京参加会试，却很难说……

柳巡抚说：“你不必回唐州了，就住在我这里读书。一切费用不用你与家人挂心，全由老夫一人承担！”

郑泊村连连摇手：“不可不可！我与大人非亲非故……”

柳巡抚一摆手，哈哈笑道：“明说了吧，我有一女，名叫飞莺，年方十八，待字闺中。今日老夫亲自做媒，选你为婿，如此，我资助你读书上进，不就名正言顺了吗？”

这等好事，郑泊村岂有不应之理？当下跪拜，行了翁婿之礼。柳巡抚就在抚院的一角辟出两间净室，作为郑泊村的书房。

郑泊村有了如此好的条件，读书更加用功，三更灯火五更鸡，他发誓明年会试再次夺魁，以报柳大人的知遇之恩。

这一天，郑泊村正在书房苦读，忽然有人造访。开门一看，来人叫费人伦，不仅和自己同村而且同窗，还曾经都是县学的生员，只是这费人伦是个富家子弟，心思并不用在读书上。他把郑泊村请至一家饭店，酒至半酣，才说明来意：“听说近日朝廷欲在生员中选拔一批人才，充作县丞一级的官员，可有此事？”

郑泊村道：“确有此事。老兄可抓住机会，图个进身之阶。”

费人伦道：“我正为此事求你！听说选拔还要考试文案书状，可我的学业早已荒废，提笔难以成文，因此求你施以援手！”

郑泊村一怔：“难道要我替你代笔？不成，不成！”

费人伦道：“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已经打听清楚，你的岳父作为封疆大吏，主持河南的人才选拔，只用他打个招呼，我这县丞就当定了。你们翁婿之间，有什么话不好说？只烦你给通融一下。”

郑泊村听了，当下摇摇头说：“朝廷选才，不容作弊。我不会去说情，

就是说了，柳大人也不会答应。老学兄，你就回去老老实实做些准备吧。”

费人伦好话说尽，郑泊村却是汤水不进，结果二人闹了个不欢而散。后来费人伦参加了选拔考试，自然是考得一塌糊涂。费人伦不怪自己学业荒废，只怨郑泊村不肯帮忙。他由怨生恨，就寻思着要给郑泊村找点儿麻烦。

隔了几天，费人伦又来到省城，这次他没有找郑泊村，而是直接找到了柳巡抚。费人伦怪声怪气地问：“柳大人，郑泊村少年得志，做了巡抚的乘龙快婿，叫人好不艳羡。小人只是不解，不知道巡抚的千金进了郑家，是做大还是做小？”

柳巡抚一脸愠色：“休得胡说！我早已看过郑泊村的履历，他不曾婚配，何来大小之说？你若造谣生事，小心你的脑袋！”

费人伦嘿嘿一笑：“就算他不曾婚配，他难道不会宿花眠柳、招妓嫖娼，暗中找一个红粉知己私定终身？”说着，便从书袋里取出一个卷轴，徐徐打开，“请大人过目！”

柳巡抚只扫了一眼，就赫然色变。原来，那卷轴名为《仲夏读书图》，画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郑泊村，正袒露背膀伏案读书，另一个是名美艳的女子，依在郑泊村的身边，摇扇送风，亲密之状跃然纸上。看那落款，竟是上年的七月。

柳巡抚强忍着怒火：“此物从何而来？”

费人伦道：“去年八月，有个童子在街头卖画，我问他画的来历，他说在郊外拾得，因为事关同窗隐私，我就给买了下来。而今听说郑泊村与府上的千金定了婚，我怕重演陈士美与秦香莲的故事，因此特来献画，给大人提个醒。”

柳巡抚收了画，赏了费人伦十两银子，挥手送客。

柳家小姐柳飞莺本是金枝玉叶，如何肯为他人做小？一时寻死觅活，闹得鸡犬不宁。柳巡抚好不恼怒，本想给郑泊村定个骗婚的罪名，按律惩处，又怕闹得沸沸扬扬，于自己脸上无光。略一思索，干脆什么罪名也不定，只命人把他打入死牢。

可怜郑泊村，也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口口声声直喊冤枉。可牢门紧锁，漆黑一团，叫天不应，呼地不灵，只好眼睁睁地等死。

郑泊村“犯事”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家乡，郑泊村的哥哥郑泊乡急忙打点盘缠，匆匆赶来省城。

郑泊乡来到巡抚衙门询问，守门的兵丁大吃一惊：这不是死囚郑泊村吗，怎么会走脱了？当即扭了郑泊乡去报告巡抚。郑泊乡急忙申辩，说自己是郑泊村的双胞胎哥哥，特来衙门探问弟弟到底犯了什么事。柳巡抚也弄不清这双胞胎哪个是哥哥哪个是弟弟，他也懒得去弄清楚，宁可错杀，也决不放过一个，索性把郑泊乡也打入死牢……

再说郑泊乡的妻子白无瑕，本是一个柔弱的妇人，弟弟生死不明，丈夫一去不返，愁得她茶饭不思，坐卧不宁。可愁也不是办法，只好咬牙踏上了寻夫之路。

省城何其大，寻了几日也不见踪影，倒是把盘缠花光了。怎么办？情急之下，白无瑕想起了卖艺之举，遂去画店赊了些纸墨，当街作画，廉价出售。

白无瑕出自书香之家，自幼就跟父亲习得一手好画。这天，柳飞莺的丫环在街头看见白无瑕作画，不由驻足欣赏。自家小姐也爱丹青，何况这些日子正为婚事烦恼，何不买几幅画逗她开心？这丫环经常陪着小姐看画，也有些眼光，于是挑了几幅中意的带了回去。

柳飞莺见了白无瑕的画作，大加赞赏，忙命丫环把白无瑕请到府上

切磋技艺。柳飞莺见了白无瑕，只觉得好生面熟，一时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初次见面，也不好多问，只让白无瑕作画，自己在一旁观赏。

白无瑕挥毫泼墨，画花花含笑，画鸟鸟欲飞，形态逼真，栩栩如生。柳飞莺敬佩之极，欣赏了一阵，又问：“会人物写真吗？”

白无瑕说：“这有何难？但不知道小姐要画哪个？”

柳飞莺问：“能画自己吗？”

白无瑕看看自己的破旧衣衫，叹了口气说：“眼下的我面目憔悴，只怕玷污了小姐的纸笔。要画，就画过去的我吧。”

柳飞莺也不勉强：“悉听尊便。”

白无瑕想起过去的日子，弟弟读书上进，丈夫辛勤劳作，虽不富裕，却有着庄户人家的恬静安逸。不知不觉中，心思流于笔端，笔下就画出了一个神态美丽恬静的白无瑕。

对着白无瑕的肖像，柳飞莺未作任何评论，却惊呼一声：“难道是你！你是何人？”

白无瑕不知道柳小姐为什么吃惊，就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家庭，叹息道：“弟弟身陷囹圄，不知何因；夫君一去不返，不知身在何方！我是寻弟盼夫的民妇白无瑕！”

柳飞莺记不住那么多的事情和人名，只记住了“郑泊村”三个字。她拿出了那幅《仲夏读书图》，冷冷地说：“你看看这个吧！”

白无瑕却是十分惊诧：“这幅画怎么会在这里？这么说，那个案子破了？”

柳飞莺被弄得莫名其妙：“什么案子？”

白无瑕说：“两个月前，我家被盗，丢失了一些钱财和这幅画。”

柳飞莺“哦”了一声：“这么说，你就是郑泊村的妻子了？”

白无瑕有些恼怒：“小姐开什么玩笑！郑泊村与郑泊乡是双胞胎兄弟，这画上的人是我夫君郑泊乡！”

柳飞莺一怔：“你丈夫也是个读书之人？”

白无瑕有些伤感：“夫君原来也是县学的生员，只因公爹去世，家道中落，难供两个书生，夫君只好忍痛弃学，供弟弟完成举业。夫君辍学之日，好不伤悲，就让奴家画了这幅《仲夏读书图》，以作纪念……”

柳飞莺听得心惊肉跳，原来是错怪了郑泊村！她扔下白无瑕不管，飞奔进父亲的书房，气喘吁吁地叫道：“快快放出郑公子！”

柳巡抚听了女儿的叙述，又招来白无瑕细加盘问，始知道自己偏听偏信，草率从事，铸成一桩冤假大案！不由又悔又恨，一边让狱卒速速放人，一边命人捉拿费人伦到案。

那费人伦很快招供，被打入死牢，也不消说他。可叹那郑家兄弟早被折磨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兄弟相见，禁不住抱头痛哭。柳巡抚好生懊恼，指示大夫不惜一切，全力给郑家兄弟将养身体，并执意把郑泊乡也留在府上读书，以求郑家将来一门双贵，都有个好前程。

郑泊村道：“大人一番好意，我们都领了。只是离家日久，容我们回家看看再来。”

柳巡抚见他说得有理，也不好多加阻拦，只得放他们走了。

郑氏兄弟回到家乡，却再不肯去省城了。任凭柳飞莺寻死觅活，郑泊村是打死也不做柳家的女婿了：那柳巡抚翻脸无情，拿人命当儿戏，如果做了他的女婿，岂不要一辈子提心吊胆！

倒是白无瑕无意中发现了自己作画的价值，她心想：既然因画致祸，难道就不可以用画造福吗？从此作画卖画，供郑家兄弟读书。

柳家小姐求婚不遂，日日哭闹，埋怨父亲为官无能。转眼到了第二

年的春天，眼见郑泊村依然没有“悔改”之意，柳巡抚等得不耐烦了，正要胡乱捏个罪名再次惩治他，京城忽有邸报传来，说郑泊村参加春闱中了状元，成了朝廷新贵。

柳巡抚登时傻了眼，从今以后自己是不可能随便拿捏郑泊村了，只等着被郑泊村如何拿捏吧……

(曲凡杰)

(题图：黄全昌)



决不放过你

李春城是一名出色的刑警，性格却有些古怪，他曾有多次升职机会，但都放弃了。领导同事对他很不理解，就连妻子也因为失望离他而去，留下他与女儿小文相依为命。

十几年过去了，小文已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只要看到女儿，李春城就感到无限满足和安慰。这天晚上下班后，李春城做好饭，就等女儿下班回家，可这一等就到了凌晨十二点。女儿平时决不会这么晚回家，就算有事也会提前打电话，李春城再也坐不住了，起身就要出去找女儿。

这时，门忽然开了，女儿衣衫不整地冲进来，一头扎进自己的房间，反锁房门哭了起来。

李春城蒙了，一向处事镇定的他也不禁慌了神，隔着房门问女儿遇到了什么事，可女儿只是哭，两人就这样一个门里一个门外，熬了整整一个晚上。天亮时，女儿终于开门出来了，红肿着眼睛说：“爸，我……我被强暴了！”

李春城像是被雷击中，身子晃了晃，险些跌倒。原来，小文所在酒店的经理王善记早已对小文动了邪念，百般利诱无效后，他霸王硬上弓，就在昨天晚上，以谈工作为由将小文诱骗到办公室，硬是强暴了她。

李春城额上青筋暴跳，大吼一声：“我去宰了那个混蛋！”他一把扯下衣架上的警服穿在身上，可穿好衣服，却站在那里不动了。他想，自己是一名警察，就是再愤怒也不能去做违法的事，只有法律有权惩罚那个畜生！

李春城一步步慢慢走到女儿身边，沙哑着嗓音说：“小文，事情已经发生了，只有冷静面对，你一晚上没睡，情绪也不稳定，上午好好休息一下，下午爸爸领你去报案。把证物保存好，记得不要洗澡。”

李春城来到单位时已经八点半了，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迟到。队里只有两人留守，李春城问过后才知道，昨晚在市郊一所小区里发生了一起命案，刑警队一千人马早已赶赴现场。

死者是一名年轻女性，她是昨夜坠楼身亡的，法医检查过尸体后初步认定，该女子的死亡时间约为昨晚十一点。死者室内一片狼藉，窗户大大敞开着，附近的很多住户都反映，他们当晚听到了凄惨的呼救声。警方由此判断，该女子死于他杀，是被人从窗户推下楼的。

警方很快从女人的日记本里查到了线索，这本日记详细记录了她和

一个男人的情感纠葛。这个男人诱奸了女人之后，承诺日后会离婚娶她，然后把她包养在这套房子里。但男人现在玩腻了，又要一脚把她踢开，连当初送给她的这套房子也要收回去。女人悲愤至极，和男人大吵之后，扬言要让所有人知道他们的关系，哪怕玉石俱焚，也决不会放过男人。

在最后一页日记里，女人写下了这样的话：“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杀机，只怕这个狠毒的男人要对我下毒手了，但我宁愿被他杀死，也不能让他好好活着，我太恨他了！如果我真的遭遇了不测，希望警察能看到这段日记，还我一个公道，让他为我偿命，这样我死也瞑目了。”

李春城他们依法传讯了这名涉案嫌疑人，这个颇有几分派头的男人大呼冤枉，他承认和死者之间的关系，也承认死者日记中写的那些事，但他矢口否认自己行凶杀人。他梗着脖子大嚷道：“我王善记怎么说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女人把身家性命也搭进去呢？”

王善记？听到这个名字，李春城身子一震，他很想扑上去把这个家伙痛打一顿。但他没有动作，他不能为自己的私事影响审讯工作的进行。

王善记看上去底气十足，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他坚持称自己没有杀人，走到哪儿都不怕，但当审讯人员要他说出昨晚十一点前后的行踪，并提供相关证人时，王善记的脸色渐渐变得苍白起来，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他目光游移不定，嗫嚅着说不出话来。

几名警察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已经感觉成竹在胸了，但李春城的眉头却越皱越紧，他意识到一个问题，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李春城回到家时，女儿正呆呆地坐在沙发上，样子憔悴不已。李春城叹了口气说：“小文，王善记强暴你的具体时间你还能记清楚吗？”

小文看了父亲一眼，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但她还是答道：“在晚上十点到十一点半之间。”